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張裕仔是從前香港一名大盜，是離人鄉獨得的，但，張保仔是在香港開埠以前大活動的巨盜，香港開埠以後的巨盜，要推張裕仔，又是姓張，又是叫仔，只是一個裕字而已。

張裕仔在香港九龍地方，為患商民，已經不知多少次，只因他爪牙衆多，眼睛嚴密，每一次出動，只是房中策應，絕不露面，所以軍警對他毫無辦法，只有到處嚴密防範他的黨羽活動，以免商民常常受他們之害。

張裕仔的傑作雖然很多，但是，一八七六年，即距今七十三年之前，張裕仔打劫海旁道某大銀號，規模之大，動員之多，前所未有，海旁道即今天的德輔道，只有貼近大道中這方面有一列向海的舖戶，地點是在最近給兇悍劫匪光顧的昌銀號附近。某大銀號是離商開辦的，專營匯兌事業，在兩場極有地位，因之，他的業務異常發達，常常有大量匯款從國外匯回，惹人注目，匪徒早經垂涎三尺，祇因某大銀號防範嚴密，無法入手吧了。

某大銀號因為業務發達，錢銀出入數字甚大，為安全起見，特自築銀庫，存放巨額款項，這銀倉的建造，十分堅固，即使兵器械完備的匪黨，也沒有辦法把他攻破。除了這，還經常向警署聘了兩個印籍警察來保護，防衛力量，相當雄厚，警署小號匪徒，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把某大銀號及陷而等到劫掠之目的，因之，香港當時的盜案雖多，某大銀號也安然無恙。廿八、二、廿九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但是，張裕仔對於這家大銀號是懷有莫大野心的，他認定某大銀號防禦力量堅強，非有若干倍以上的力量，與乎嚴密的計劃，是不會成功的，因之，他積極策劃這個行劫的全盤進行，志在必得。

有一天，張裕仔的情報員回安告訴他：某大銀號現在接到三宗巨大的匯款，是從英國匯寄回來的，總數是十三萬金鎊，按照目前的匯率伸算，價值港幣一百萬元之多，張裕仔聽說，心裏極為歡喜，他自己想：如果切到這筆巨款，我們便可以洗手不幹了。

但是，張裕仔檢討一下自己的實力，還不能够發動這項計劃，第一自己的兄弟不多，第二，自己的軍火缺乏，第三，如果臨時招兵買馬，又恐怕來不及。思量復思量，遲遲不敢發動。

後來，張裕仔忽然想到一個合作辦法，本來香港九龍這個地區是張裕仔活動的地盤，不容許別人侵入的，但這次為了臨時增加力量，達到劫掠目的，不能不歡迎外地「同業」參加，當時新安縣（即現在寶安縣）地方，盜賊如毛，黨口之多，不可勝數，但是，其中那個叫聚善堂的，人最多，聲勢最大，成績最好，首領叫譚元浩，譚元浩手拿雙槍，百發百中，沒有誰是他的敵手，有一「雙槍將」的綽號，真名來臨的綠林極多，因之，他的部隊一天一天增加起來，分爲十六大隊，各委隊長統領，分區駐紮，和軍隊一樣組織，因為財雄勢大，所以他的武器也十分精良，便是當地的防軍也讓他三分，不敢輕易加以剿捕。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三)



香港掌故

張裕仔看中這個綠林英雄，便秘密派人前往新安，徵求雙槍將的意見。希望雙槍將能合進行這一偉舉，雙槍將原則上表示同意，只待條件的詳商。張裕仔對於雙槍將的接納請求，異常歡喜，訓令外交使節給予較為優厚的福利，所謂較厚福利，就是說：將來打劫某大銀號成功，分贓的數字，張裕仔這方面只佔四成，雙槍將佔六成，即所謂四分均分，但是，雙槍將對於這個條件認為還不夠優厚，以為成功之後，必須三七均分，才合化算。其原因有三：第一，雙槍將的部隊眾多，出動人馬要比張裕仔多一倍，第二，雙槍將的部隊，要勞師遠征，用氣力而消費多，第三，地頭不熟悉，過於冒險，犧牲必大。張裕仔對於這一條件，往復磋商，因為假如打劫某大銀號成功，共得津幣一百萬元，雙槍將佔七份，即七十萬元，張裕仔佔三份，即三十萬元，未免太少，難免所歛，但是，雙槍將堅持原議，不肯讓步，否則寧願不幹，因為這宗生意不甚易做也。張裕仔拗不過他，終於答應了雙槍將這些條件，因為自己沒有辦法，要雙槍將一力相當，雖然條件較劣也不能不答應他。

據雙槍將的意見，張裕仔部隊，年須參加戰鬥，只要擔任謀報和把風等工作，因為張裕仔的部隊熟悉當地情形，必可勝平愉快。至於雙槍將的部隊，向來頗勇善戰，以之擔任進攻，最好不過，張裕仔也認為這個分配極合理想，贊同這種措施。(未完)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四)



香港掌故

當時，英國還不曾租借新界地方，從九龍界限街到深圳河這一片廣大的土地，仍然是新安縣行政所及的地方，但是，因為九龍山脈那九個山頭，無形中做了九龍和新界一道的天然屏障，東至鯉魚門，西至荔枝角，只有幾條山路可以通行，像荔枝角凹，九龍凹，沙田凹，草凹，海關凹……等，但是，其中最主要的還是九龍凹，因為九龍城在獅子山的下面偏西，沙田凹是在獅子山的東西，距離九龍城較遠，九龍凹在獅子山之西，距離九龍城較近，而當時九龍方面的重心是在九龍城，因之，從新安方面來九龍，大家都取道九龍凹。

當時英界是在九龍山脈的南邊，劃了一條界限街做邊界，一越過這條邊界便是羅冠新安縣，所以，預行新安的雙槍將部隊，稍為前進，便是英界九龍了。不過，英國軍隊當時戒備尚嫌是異常嚴密的，小股匪黨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雙槍將既然允許了跟張裕仔合作，便親自前往邊境和香港某大銀號各地點觀察一過，和張裕仔商量動員的日期，動員的方法，與乎接應的準備，一切一切都停當了，只等日期一到，便即發作。

在動員期前，雙槍將已秘密地把部隊一百人，分為二十小隊，即五人一批，這九龍城，這就是從九龍凹下來九龍城的，等到這一百人完全潛入了九龍城之後，恰好到了發動那天，這就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夜。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五) 廿八



香港掌故

兩黨陣仗，相早約定用什
麼暗號，當時張黨用高麗巾圍
搭在頸項肩膊之間，張黨一律
束褲褲腳。這兩種暗號，都是
平常而又極明顯的。局外人
看不出，局內人極易看，是最
好不過的暗號，一經見面，便
可以接應，予以充分合作。
這是一般人承認公認的。
當時香港九龍之間，已
有兩黨的責任，相負起交通
的責任，必須利用這一交通
工具來聯絡。當時，九龍城
的部隊，把武裝隊在岸上，
分別到尖沙咀碼頭，
會合。當時的軍警，對
于香港九龍的來往旅客，
沒有執行檢查工作，
因為英軍在邊境上防守
嚴密，不必再在九龍方
面設法作嚴密的檢查。

當時香港九龍之間，已
有兩黨的責任，相負起交通
的責任，必須利用這一交通
工具來聯絡。當時，九龍城
的部隊，把武裝隊在岸上，
分別到尖沙咀碼頭，
會合。當時的軍警，對
于香港九龍的來往旅客，
沒有執行檢查工作，
因為英軍在邊境上防守
嚴密，不必再在九龍方
面設法作嚴密的檢查。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五)



香港掌故

商店住戶都等待警電復
明和電話復靈，可是，商民們
和異常驚到詫異，因為遲遲久
久，仍然是一片黑暗，不但自
己，看看別人，也是一樣，好
像整個是黑暗世界一樣，欲待
打電話去電燈公司報告，又沒有電話可用，只有一
直點用洋臘燭和洋油燈而已。

當時香港治安當局，為了盜賊橫行爲害商民
，尤其是在晚上，因而執行一種夜禁，每天一到
下午九點鐘，就不許人民在街上往來，以免奸歹
之徒，混在良民裡頭活動，自從執行這一辦法
之後，果然宵小匿跡，商戶安樂，人民出入，雖
然有點不便，也只有忍耐一下。

張黨兩黨盜賊聯合活動，在時間方面就重
這一點，當時尖沙咀海濱火船尾開行後下船，
強行駛到中環另一碼頭登陸，本來依時靠岸，仍
然可以來往，但他們故意叫船主擱駛，等到夜禁
時間來臨，才駛靠岸邊，避免旁人注意和阻礙進
行。至於岸上警察，早已給附近張黨嚴密監視，
動不得，因而張黨在岸上之第一步順利登陸。
張黨由維多利亞港親自指揮，第一步把部隊分爲
兩部，三分之二聯合張黨分別據守某大銀號附近
各街口，阻擊前來救援之軍警，張裕仔指揮，
三分之一是精壯的大漢，由張裕仔自己帶領，趕
赴某大銀號，作正面進攻。當時守衛某大銀號的
門前，只有兩個印籍看更人駐守，力量微薄，譚
部一到，馬上把印籍看更人擊倒，隨即攻破雙重鐵
閘，進入某大銀號，全盤職員集中樓上，不許行
動，然後進攻銀倉。

廿八、四、三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五)



因爲銀倉鎖匙在司庫人手裏，司庫人早就離開銀號，回家歇宿，如果沒有他，銀倉就弄不開，因此，匪黨雖然控制了整個大銀號，一時也無法達到打劫的目的。就在這沒有辦法想到之前，警察方面已

經接獲消息，據稱：在夜間開始之後，突然出現一羣大漢，向某大銀號正面進攻，已經攻進某大銀號，附近警察都給匪黨監視行動。無法上前救援。

警察方面接到這個驚人的報告之後，頓形緊張，馬上調動大隊中國警察和印度警察，使用最近速的交通工具，風馳電掣的向某大銀號馳至。因爲張兩黨已經早有布置，嚴陣以待，要將從什麼道路進來，就從什麼道路把他們打出去。

本來，照張兩黨的預期，在二十分鐘之內，就能夠完成他們那種工作，達成他們的任務的，但是，因爲銀倉無法弄開，只有強力設法，以免工虧一簣。張兩黨本來已經預備技術人員，一到碰着困難的地方，就要出動，但，因爲銀倉堅固，無法毀壞，而又不能使用其他鎖匙可以達到目的，因之，遲延復遲延，經過了預期的時間，還不能達成任務，以致給予警察以開車到援的機會，假如他們進行順利，那末，匪黨已經坐了小火輪退回九龍方面去了。

警察趕到某大銀號附近，冷不提防匪黨從暗處開槍掃射，無法抵擋，而且到處都布下火網，無法通過，於是給匪黨射倒十五六人，實力大損。

廿八、四、四

(未完)

張裕仔故事

繁洋客

(八)



行動。

警察方面的指揮者，因這一阻擊，不大明白匪黨的人數究竟有多少，而且又損失若干實力，因之，爲慎重起見，一面馬上用電話通知駐軍，請求緊急派隊赴援，一面加調警察前往肇事地點，監視匪黨

在警匪交戰的一刹那間，忽然有一枚天外飛來的救兵，槍聲一响，便扭轉了這個危險異常的局面，化險爲夷，保持某大銀號的銀倉，毫無損失。原因是有兩個姓李的華僑，剛好從後院回來，住在某大銀號後院的三樓，正在打算睡覺，忽然聽到街上槍聲震天，樓下南軍交戰，於是急起趨避，走時就將三樓玻璃窗，向下面擊破，見街上站着一條大漢，指手劃腳，舞動兩支

手槍，正在指揮匪黨作戰，不遺餘力。李某心想，如果這是本港軍警，必穿制服，現在只修大漢，只穿常服，毫無標識，決非正當人物，一邊想一邊轉入房內，急急取出那支密商手槍，乘那匪徒沒有防備，向正那大個漢頭部，砰然一聲，鎗彈向大漢直射，果然眼力高強，祇這一下，那條大漢便頭破血流，當堂倒地不起，一命嗚呼了。

賊黨見那大漢倒地喪命，一時聲勢無首，無心繼續進行，一聲暗號，馬上散水，逃走的時候，把那大漢的屍首搬了回去。原來這條大漢就是聚義堂領袖楊將元浩，賊群剛好撤退，英軍即銳尾追至，但賊黨已經退下渡海小輪，向九龍逃逸了。

這一次，警察死傷三十多人，匪徒也有二十多人喪命，但某大銀倉却毫無損傷。只外破損失一千元，這是一筆巨款，在張裕仔被捕之後供出來的。

廿八、四、五